

盛唐的山水诗

袁行霈

盛唐的山水诗，和以谢灵运、谢朓为代表的南朝山水诗相比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。南朝山水诗所歌咏的对象不过是半壁河山，主要在东南一隅。那时的诗人足未涉黄河，身未登岱岳，没有机会领略广袤中原的风光。他们的山水诗，胸襟、气象、境界，都受到很大的局限。到了盛唐，祖国的统一、繁荣和富强，为诗人提供了写作山水诗的最好条件。许多诗人在其创作的准备期或旺盛期曾有过一段漫游生活，他们的足迹及于大江南北、黄河上下。被祖国多姿多采的山水所培育起来的这一代诗人，他们写起山水诗来，论胸襟、论气象、论境界，就远非南朝人所能相比的了。另外，从艺术上看，南朝山水诗对山水景物的描写追求形似，崇尚工巧，缺乏神韵。《诗品》批评谢灵运“故尚巧似”，“颇以繁富为累”，是很中肯的。他的山水诗象诗体的日记，从早晨出发写到傍晚归来，最后拖着一条玄理的尾巴。精细繁琐，富艳雕琢，刻板而少生气。谢朓避免了谢灵运的繁富之累，他的山水诗清新隽秀，但仍然是“微伤细

文学史百题

界。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。文学家要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，史学家也要到群众中去认识社会。认识今天的社会，才能更深入认识昨天、前天的社会，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走向明天的道路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。学历史不能关在书斋里。

这几点体会，都是我没能作到的。马克思主义没学好，水平不高，历史的知识面也窄，基础知识不坚实，缺门甚多。正因为自己不够，就更感到它的重要，更感到非如此不可。写来自勉，也供有志学史的同

1981.10.24.

密”(《诗品》),神气不完。盛唐山水诗所追求的乃是神似,他们刻划山水,并不滞于山容水态,而是力求把握和表现山水的个性。自然山水成了诗人的朋友,或诗人自身的外化。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人和大自然,情和景,契合交融达到化境。中国的山水诗到了盛唐,才臻于完美、纯熟。

孟浩然在盛唐诗人中可算是一个前辈。李白称他“孟夫子”,说他“红颜弃轩冕,白首卧松云”(《赠孟浩然》),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高人、隐士。他的山水诗较多地带有隐士的恬淡与孤清。闻一多先生说:“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,而是将它冲淡了,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。淡到看不见诗了,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。”(《唐诗杂论》)他的代表作《宿建德江》整个儿地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寂寞与哀愁之中:

移舟泊烟渚, 日暮客愁新。
野旷天低树, 江清月近人。

从这首诗可以看出,孟浩然写山水诗不堆砌词藻,语言自然,意境高远。诚如皮日休所说:“遇景入韵,不拘奇抉异。”《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》前四句写桐庐江也有同样的意境:“山暝听猿愁,沧江急夜流。风鸣两岸叶,月照一孤舟。”孟浩然似乎不是在作诗,他的诗不过是情绪的自然流露,不须有意地加以安排,便自然而然地发为吟咏了。

孟浩然平生漫游的地方很多,巴蜀、吴越、湖南、江西和关中,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他的心情随着山水的变化而变化,有时也能写出相当豪放的诗句。如《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》末四句,就很有气魄:

照日秋云迥,浮天渤澥宽。惊涛来似雪,一坐凛生寒。

他最著名的一首诗《临洞庭》对洞庭湖的描写,雄浑磅礴,颇有盛唐气象,前四句曰:

八月潮水平,涵虚浑太清。气蒸云梦泽,波撼岳阳城。

王维是孟浩然的好朋友,也和孟浩然一样以山水诗见长。不过他的政治诗、边塞诗和写日常生活的小诗也相当精彩。他不仅是诗人,又

是画家、音乐家，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。广泛的艺术修养，对于他的诗歌艺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。苏东坡《书摩诘蓝田烟雨图》说：

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；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

这主要是指王维的山水诗和山水画而言。山水在唐以前只是人物故事画的陪衬，描绘山水的技法也还不成熟。经过隋代展子虔的努力，到唐代吴道子手中才出现了以山水为主要题材的山水画。吴道子的画法属于写意的疏体，仅取山水之大概。继之，李思训画着色山水，笔法比较细密。王维则融会了吴、李二人的画法，自成一派，创水墨山水。《旧唐书·王维传》说他“画思入神”，《梦溪笔谈》说他“意到便成”，可见他画山水追求的是神似，在山水里渗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，表现了诗的情韵和意趣。王维在山水画上开创了新的风气，在山水诗上也是这样。王维的山水诗不是错采镂金，雕字琢句，而是力求勾勒一幅画面，表现一种意境，给人以总体的印象和感受。在他笔下，山水不是被肢解的，不是一个一个细部的描摹，而是浑然一体的气象。诗人用这种方法唤起读者类似的体验，使他们产生身临其境之感。如《汉江临眺》：

楚塞三湘接，荆门九派通。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。
郡邑浮前浦，波澜动远空。襄阳好风日，留醉与山翁。

诗人从大处落笔，把汉江给予自己的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写了出来。写山色，甚至不写它是青是紫，是浓是淡，只说它若有若无。真象一幅水墨画，把南国水乡空气的湿润和光线的柔和表现得恰到好处。类似的例子很多，如：“万壑树参天，千山响杜鹃。”（《送梓州李使君》）“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青。”（《送邢桂州》）都是表现自然景物给人的整体印象，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。《终南山》是王维的山水诗中另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：

太乙近天都，连山到海隅。白云回望合，青霭入看无。
分野中峰变，阴晴众壑殊。欲投人处宿，隔水问樵夫。

前六句写终南山的高大雄伟，最后两句撇开山写人，用人衬托山，更显出山的崇峻与广袤。《山中》极其富有情趣：

荆溪白石出，天寒红叶稀。山路元无雨，空翠湿人衣。

早行山中，忽然觉得衣裳湿了。以为下雨了，细看原来无雨，只有那不可近察的山岚依稀在目。它翠得来太嫩了，太润了，仿佛沾湿了自己的衣裳。一首小诗只二十个字抵得上一幅秋山早行图。

如果说王维的山水诗是以情韵见长，那么李白的山水诗就是以气势取胜。李白一生游历了无数的名山大川，足迹几乎遍及中国。他的山水诗充分地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，对世俗生活的厌弃，让人感到有一种冲决束缚、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热情。“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。”“西岳峥嵘何壮哉，黄河如丝天际来。”“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。”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“庐山秀出南斗傍，屏风九叠云锦张。”李白的气魄就是这样豪放！《蜀道难》先借神话传说叙述蜀道的历史，继而描写沿途风光，现出一幅又一幅奇险的画面。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”一句，在诗中三次出现，读之回肠荡气。诗的内容虽然是写蜀道的艰难，但使人读后感情激昂，想去迎接和征服这大自然的艰险。晚唐诗人皮日休说李白的诗“言出天地外，思出鬼神表。读之则神驰八极，测之则心怀四溟。”（《刘枣强碑文》）《蜀道难》尤其有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。

读李白的山水诗，我们常常会感到李白是大自然的主人，至少也和大自然具有同等的力量。李白因为有这样的气概，所以描写山水时才会有一些出人意料之外的豪语。如《登太白峰》中间的几句：

太白与我语，为我开天关。愿乘冷风去，直出浮云间。举手可近月，前行若无山。

他想象太白金星和他谈话，为他打开天门，放他飞出云层，直到月亮的旁边。又如：

划却君山好，平铺湘水流。

——《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》

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，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。

——《江夏赠韦南陵冰》

且就东山除月色，酣歌一夜送泉明。

——《送韩侍御之广德》

暮从碧山下，山月随人归。

——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

要须回舞袖，拂尽五松山。

——《铜官山醉后绝句》

李白的声音毕竟不同凡响！

李白的山水诗，论意境恐怕是最壮阔的。似乎他的视野比别人远，他的胸怀比别人宽，因而他的笔墨也比别人雄健有力。他的诗最能让人感到祖国山川的壮美，也最能开阔人的心胸。他的《早发白帝城》、《望庐山瀑布》受到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读者的喜爱，决不是偶然的。又如《望天门山》：

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直北回。

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

象这样宽阔的画面，这样明快的色调，这样雄伟的气象，在别人的诗里是不多见的。

杜甫也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诗人，他的山水诗的数量十分可观。他早年的《望岳》既写出了泰山的雄姿，也抒发了自己宏伟的抱负，纯然是盛唐之音。他的山水诗以入蜀途中和飘泊西南期间所写者居多，这些诗沉郁顿挫，往往笼罩着一层阴郁凄凉的色彩和沉重悲怆的气氛。祖国的一山一水都能随时勾起他的忧国忧民之情，和个人的迟暮飘零之感。如《白帝》：

白帝城中云出门，白帝城下雨翻盆。

高江急峡雷霆斗，古木苍藤日月昏。

戎马不如归马逸，千家今有百家存。

哀哀寡妇诛求尽，恻哭秋原何处村？

又如《登高》：

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

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
万里悲秋长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
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亭浊酒杯。

这两首诗都写长江秋晚，高江、急峡、古木、苍藤、猿啸、鸟飞回，这些富于启示性的意象集中在一起，表现了诗人在战乱年代从祖国山水中所感受到的忧愤与酸辛。此外，杜甫描写山水的名句还有很多，如：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”“江间波浪兼天涌，塞上风云接地阴。”“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。”“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”这些诗句都很能体现杜甫沉郁的风格特点。

除以上四家之外，盛唐还有不少优秀的山水诗。如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、崔颢的《行经华阴》、李颀的《少室雪晴送王宁》、祖咏的《终南望余雪》等等，都各有独到之处。

盛唐诗歌的繁荣，虽不以山水诗为其标志，但山水诗的高度成就的确为盛唐诗坛增添了许多光彩。

中国的山水诗从一开始就和崇尚山林隐逸的思想结合在一起，常常表现出一种超然世外的情趣。这种隐逸思想在盛唐山水诗里也时时有所流露。但除此之外，盛唐山水诗里更多了两种感情，这就是热爱祖国的情感和热爱生活的感情。正是这两种感情构成盛唐山水诗在思想内容方面的重要特点。洋溢在盛唐山水诗里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，那种健康的生活情趣，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精神营养。

顾恺之画人

顾长康(即晋代大画家顾恺之)画人，或数年不点目睛(眼珠)，人问其故，顾曰：“四体妍蚩(美好丑恶)，本无关于妙处；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(这个)中。”

——《世说新语》

【译文】 顾恺之画人物，有的几年不点眼珠。有人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四肢的美丑，本来和美妙关系不大；画像要传神，正是在这眼睛里啊！”（江 风）